情迷西郊

曹可凡

最早和我讲述西郊神奇传说的是陈香梅女士。1995年随《飞越太平洋》摄制组赴美采访，在华盛顿逗留期间，曾专门前往水门饭店拜访香梅女士，听说我们来自上海，香梅女士显得格外兴奋。因为，正是在上海，她和陈纳德将军演绎了一个爱情童话，而他们的爱巢便是位于西郊的美华新村5号别墅，一幢英国都铎式假三层别墅。1947年12月21日，陈纳德将军与陈香梅女士便是在自己的别墅举办婚礼。婚礼当天，新郎身着美军制服，英挺帅气；新娘则穿上由高雅沙龙“绿屋夫人”定制的白色礼服，妩媚动人。客厅和阳台上到处摆满鲜花，由1000朵白菊花组成的喇叭形结婚钟则挂在屋顶。在《你的眼睛是甜酒》《你是我的阳光》等乐曲中，一对甜蜜的新人手挽着手，翩翩起舞。随后，陈纳德将军用缴获的一把日本军刀切开婚礼蛋糕。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那时的陈香梅已是古稀之年，但谈起那场难忘的婚礼，脸上仍显出少女的娇羞。谈话间，她还不经意透露，自己的爱巢设计居然出自初恋男友之手。那位学建筑设计的小伙子是香梅同学胞兄，两人定情于香港太平山顶。穿过抗日的硝烟，两个年轻人辗转来到昆明，一个专注于修建滇缅公路，一个则忙于前线采访，最终因隔阂而劳燕分飞。

数年后，陈纳德将军为民航公司大楼，也为美华新村，找来一位建筑设计师担任总体设计，那人竟是香梅女士曾经的心上人伍君。面对伍君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脸庞，香梅的眼睛顿时变得模糊起来……聊起那次重逢，香梅引了两句诗“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”，来表达心中无限感慨。

1951年夏秋之交，幽静的西郊出现影星周璇的身影。原来，她是在拍摄影片《和平鸽》时精神分裂，被送进虹桥疗养院。为她治疗的是著名精神科专家粟宗华医生和苏复医生，他们都是我母亲的同事。当年在医科大学求学期间，苏复医生还曾教授过我心理学。承苏医生告知，周璇当年以日记形式记录下她在虹桥疗养院的生活片断，周璇去世后，日记由苏医生保管。后来，苏医生又将日记交给周璇儿子周明的历史老师。至于日记究竟流落何处，苏医生完全不知。没想到，几年前，尘封52年的《周璇日记》居然出版发行。从中可以窥探一代影星1951年在西郊生活期间的内心思维轨迹。从日记可以看出，虽有陈歌辛、王人美、吴茵、黄宗英等老友的照拂，但周璇内心仍充满着孤独，特别是对儿子的思念之情，时刻撕扯着她那颗敏感而又脆弱的心。同时也常常陷入对往日感情生活的追念。某天外出看到石挥主演的电影《光辉灿烂》海报，她又想起和这位“话剧皇帝”缕缕情丝：“好久没有看见石挥了，他的演技永远使人喜爱……也不知道他人在上海还是在北京，因他告诉我要同童葆苓订婚了呢！很使我难过，当然我愿意他更幸福，对于我们的友谊之爱决不改变。总之，只有我自己对不起人家，没有别的话好说，永远回忆着，自己难过吧，活该！”六年后，周璇因急性脑炎辞世，但送行的队伍独独少了石挥的身影。周璇也断不会想到，这位昔日恋人因不堪侮辱而纵身坠入滔滔的东海之中……

这些年整理家族档案，偶然发现先祖也曾在西郊拥有一座英国古典乡村别墅，并且为此不惜与“跛脚沙逊”对簿公堂。曾外祖父王尧臣、王禹卿昆仲当年被称为上海“面粉大王”，与荣德生、荣宗敬兄弟合作开设“福新面粉厂”。1930年，英籍犹太人维克多·沙逊花费巨资在西郊建造私人别墅“伊甸园”，又称“沙逊别墅”。抗日战争爆发，沙逊离开中国，花园为日本人占领，后又被转卖，我曾祖正是从一个金姓中国商人手中购得。抗战结束，沙逊回到上海，便要求夺回“沙逊别墅”。但曾祖也是真金实银从市场买来的，哪肯拱手相让。于是，沙逊一纸诉状，将王氏兄弟告上法庭。但依据当时法律，外国人不得在租界以外购地建屋，我曾祖正是抓住这点，最终赢得官司。1956年，随着公私合营进程，我们家族便把“沙逊别墅”上交给国家管理，成为纺织局的工人疗养院。今年五月，“沙逊别墅”主人之一、我的三舅公王云程先生以百岁高龄在香港谢世。去世前，他还常常与孙辈念及这幢房子与家族命运，时代变迁之间，千丝万缕的关系……

穿越历史烟云，浸透人文情愫的西郊，可以说是上海近代史的缩影，这里的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，更是这座城市不断开拓的精神写照。

谈“饬伪”

曾敏之

做人有风格，文章也有风格。曹丕写的《典论·论文》曾评述过建安七子的文章，联系到风格来辨析他们的气质、个性。颜之推在《颜氏家训》中更写道：“古人之文，宏才逸气，体度风格，去近(今)实远。”可见风格之于文章，是古来就很重视的。

但是风格这个词用于作家，就是指文学创作了，每一个作家的作品，是各有风格的，也可以推衍为一个流派，一个时代的风格。

风格的形成，却是复杂的，与人的因素有关系。古代有“文如其人”的提法，法国的理论家布封也说过“风格就是人”。但是著名的学者钱锺书先生则认为：“心画心劳，本为成事之说，实先见之明。就所言之物可以饬伪，巨奸为忱国语，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……文如其人，在此不在彼也(引文见《谈艺录》)”。

钱锺书提出的“饬伪”，可说是揭露伪装的现象，表里不一、文过饬非以至欺世盗名的现象。特别是“巨奸为忱国语”的巨奸之辈，在历史上是代有其人的。远者如王莽，曾以谦恭下士，对汉明帝表现得耿耿忠心，令“天下想见其风采”，可是曾几何时，秉政、就国、加九锡，独揽朝政，终于篡汉，最后为商人杜吴所杀，他是“饬伪”一个典型。近代如汪精卫，曾以“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”，因勇刺摄政王载沣而被捕。后来却在抗日战争年代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充当了卖国汉奸。这两个巨奸“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其伪谁能知”呢？

文林漫步

看来，不论评文、知人、论世是颇不容易的，常常容易被“饬伪”的假象迷惑，所以《吕氏春秋》有一篇文章《疑似》写道：

“使人大迷惑者，必物之相似也。玉之所患，患石之似玉者；相剑之所患，患剑之似吴干……亡国之主似智，亡国之臣似忠。相似之物，此愚者之大患，而圣人之加虑也，故墨子见歧道而哭之”。

这些话是说什么呢？是说有些石头看来像宝玉，有些劣剑看来像“干将”(宝剑)……故墨子走在路上看到歧途而哭，因为显示“可以南可以北也”。

“疑似”告诫人们，不可受表面现象所惑，需要“察疑似之迹”，“察之必于其人也”，并提到即使贤如尧、舜、禹之人在一起，走到长草的积水的地区迷了路，也会问牧童；走到河汉纵横地区要过河，也要问渔翁，因为他们最熟识路向。要问忠奸、善恶、功过、是非、真伪，也应该问人民群众，是会得出正确的判断。

值得重视的是时间，青史都是无情的，那些金玉其外、败絮其中的“饬伪”人物，迟早是逃不了暴露的。但是能早一点辨别忠奸善恶与是非，当是大好事，才不会上当吃亏，也不至于有祸国殃民的后果。

淡淡的山野绿茶

恽甫铭

中青年画家王震出生于山东菏泽牡丹之乡，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孕育了这位黄河故道的农家子弟。16年前，已是山东美协会员的王震闯荡上海滩，开始了他新的艺术之旅。

命运总是眷顾有志向有恒心的人。王震极有主见和自尊，目标一旦定下便会义无反顾地去奋斗。考上山东菏泽大学，他放弃未来经商从政致富的可能性，偏偏报名上了国画系。他哪里知道，能够过上富日子的画家有几何？丹青道路上，有多少沟沟坎坎需要艰苦跨越？但他想都没想。大学毕业踏上社会深感底气不足，于是又报名到中国美协高级研修班继续深造。王震先后受业于霍春阳、王培东、吕云所、郭石夫、刘大为等书画名师，这为他终生从事绘画夯实了基础。

画画，画的其实是画家的心绪。王震热爱生命，热爱大自然，他用传统笔墨为万物造化传神。在他的丹青世界里有活泼泼的鸡仔、松鼠、蝈蝈、小鸟和小鱼，有洋溢生机的荷花、紫藤、凌霄和葡萄……王震糅进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，笔下的万事万物于是就那么形神毕肖、丰富多彩，而又充满情趣。

王震观察最细、画得最多的也许是荷花系列、金鱼系列、葡萄系列和山水系列。我们欣喜地看到，王震追求的画风是那么朴素、自然和简约。他说自己的画“像清淡的山野绿茶”，纯正清新、意味深长。这个追求体现了画家的美学理念以及对生活对艺术的感悟。在《荷塘情趣》中，王震用笔八面出锋而灵动，把握住墨迹在宣纸上的渗化节奏，呈现出奇妙的墨韵效果。他把小鸟歌唱、芦草摇曳、荷花盛开的池塘一角，描画得犹如小夜曲，浪漫而沁人心脾。在《葡萄熟了》中，画家用小写意的手法和鲜艳明亮的色彩，准确地再现葡萄饱满新鲜欲滴的形态；用工笔画出的纺织娘振翅欲唱，衬托出农家丰收的愉快心境，也传达出画家眷恋故乡的浓浓情结。王震喜欢画小鱼，画得最多的则是普普通通的金鱼。与众不同的是，他画的金鱼用笔简约但有体积感。在《池塘鱼戏佳趣多》中，他不着一笔清波，却画出了金鱼穿行在睡莲花盛开、水草摇曳水中的姿态。它们的自由、活泼和洒脱，正是人们所向往的人生境界。

对传统绘画笔墨的继承，王震自有其独到之处。在他看来，古人之笔墨，可敬、可学、可批，但仅为吾所用也。是的，齐鲁大地、黄河之水造就了王震纯朴敦厚的性格；鲁人浸淫其中的孔孟中庸之道，又使王震具有无为而治的出世入世况味，人厚笔纯，活得洒脱，画得自然也洒脱。

王震从一个乡村少年成长为一个知名的画家，值得人们仿效的，是坚持、学习、永不言败的鲁人风格。在他的第二故乡——上海，有辉煌丰厚的海派文化底蕴，是艺术家成长的广阔舞台。只要努力地吸收海派文化的丰富营养，自觉地与雄健的北派画风相融合，王震的中国画将会有一个质的飞跃。我们期待着。

池塘鱼戏图 (中国画) 王震

记忆的岛屿

(德) 林中洋

夏季的玛洛迦，炎热却不失风情，这个西班牙的美丽海岛，早就习惯了每年夏天数以万计的来自欧洲各地的游客。我们上岛的时候，已是八月中旬，但是从德国到玛洛迦，就仿佛从初秋来到了盛夏，那份喜悦无法言说。

对于小孩子来讲，这里是天堂，他们可以尽情地玩耍，不去岛上其他地方游玩的日子，他们就会整天游泳、潜水、打迷你高尔夫、看露天电影，女儿更是恨不能天天都跟马呆在一起……随着时日的过去，两个孩子开始倒着数日子，不是因为厌烦了这里，正相反，是不想离开，好像我们要走的那天就是世界末日。

临走的前一天傍晚，散步的时候，孩子们注视着缓缓落入海中的太阳，都有些伤感。我对孩子们说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再美好的假期也有结束的一天，再精彩的戏也总有落幕的时候。说到这里，我不由地想起了犹太人的一句名言：“生有时，死有时……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……哭有时，笑有时。”人生万事，都有它们该发生的时候，我把这些话的大意告诉给孩子，然后加了一句：“相聚有时，告别也有时。”有开始就有结束，但不能因为有结束就不开始，或是因为惧怕别离而放弃相聚。

女儿听了我的话，若有所思：“那就是说，到最后什么也留不住？”我赶紧安慰她说：“你又添了一份美好的回忆呀！在人长长的一生里，会慢慢浮起一个又一个记忆的岛屿……”女儿打断我的话：“为什么是岛屿，不是陆地？”我想了想，然后说：“生活中的许多琐事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被淡忘了，如果要想记起，还得下水去打捞，但是有些记忆是那么的鲜明，你一辈子也不会忘记……”女儿叫了起来：“那么这个玛洛迦的假期肯定是我记忆里的最大的岛！”我不由笑了：“傻丫头，它现在可能是最大的，因为它离你最近；等你慢慢长大了，它就会越变越小，不过我相信，你不会忘了这个假期，这个岛会成为你记忆中的一颗珍珠。”

也许人不会也没有必要时时缅怀过去，也许前方可能还会有更亮丽的风景；更何况，回忆未必都美好，也有辛酸、苦难或教训，但是，这些记忆却是一笔珍贵的财富，因为在每一个岛上，都有我们成长的足迹。

宝琴赠与记

郑汝宁

古琴演奏家龚一曾担任过上海民族乐团团长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的代表性传承人。龚一的雅室取名“五琴堂”，是因为藏有宋、元、明、清五张珍宝琴。这五张琴各有故事，这里选其中两张“正吟”和“春雷”讲述：

“正吟琴”有着800多年历史，是他的启蒙老师张正吟传给他的，相传还是李清照亲手抚操过的古琴。1975年，虽已是三十多年前，但当时的情景他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龚一回忆：“那天我去看望老师。老师的画室‘不闲居’已坐了多位宾客，桌上横放着一张琴，老师要我当众弹奏。我遵命弹毕，老师说：‘你把琴翻过来看看。’我翻过琴身一看，顿时一番惊喜和激动，原来琴上已经刻了一首诗和一篇文字，说明老师把这张琴赠给我。老师还告诉我，这张琴相传是李清照的遗物，并说上面诗文的内容是他自己拟就，并请好友、著名学者高二适先生赐笔，又请著名篆刻家徐石桥先生着刀。”

老师的一番诚意，让龚一感动得不知所云。琴背原刻有两行阴文鎏金隶书楚词体诗句：“山之桐，斫其形兮，冰雪之丝，宣其声兮”，文字镌刻十分俊美。龚一考虑到此琴本无琴名，在征得张正吟先生的同意后，又请人在琴背刻上“正吟”两字以为琴名。一则为谢恩师，二则以永不间歇地弹奏吟响之意作为自勉。

而龚一的另一张宋琴“春雷”是受赠于两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老人李剑华、胡秀枫夫妇。龚一虽是晚辈，却与二老保持了近20年的交往。每次登门拜访时，二老与龚一都讲通鉴、通史、红楼、史记，乃至剧本、音乐的创作评论，使龚一获益良多。

胡秀枫少时也曾习弹古琴，后藏“春雷”琴一张。曾请北京琴家鉴定，认为是一张音色上好的宋琴，龚一也在二老家里多次操弄过。一日龚一登门造访，女主人很平淡地问：“‘春雷’琴音真的好吗？”龚一答道：“确实是好琴。”“那就送你”。龚一惊喜不已，谢过之后，考虑以琴相赠在琴家之间是一件大事，因此建议举行一个授琴仪式，以示对两位前辈的敬谢。不料琴主人淡淡地说：“宝剑赠与壮士耳！无需仪式，拣个好天气你来拿去。”这让龚一更加感动了。不是因为琴有多名贵，而是被两位革命老人高尚和无私的行为所触动。

古琴历史悠久，是在孔子时期就已盛行的乐器，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4000余年。而她拥有的3000首曲谱中，有早在1500年前就流传下来的谱子，而笛子、古筝最多是在500年前流传下来的。此外，还有大量关于琴家、琴论、琴制、琴艺的文献，遗存之丰硕堪为中国乐器之最，在中国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十日谈 民乐传人佳话

明起刊登一组《父辈的信仰》，请读者留意。